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七十六回 知縣臨險地遇救 江樊到絕處逢生

《西江月》曰：世上諸般皆好，惟有賭博不該。擲骰押寶鬥紙牌，最易將人鬧壞。大小生意買賣，何事不可發財。敗家皆由賭錢來，奉勸回頭宜快。

我為何道這首《西江月》呢？只因那年在王府說《小五義》，見有一人愁眉不展，長吁短歎，問其緣故，他說：「從前因賭錢將家產全輸了，落得身貧如洗，來到京中，才找碗飯吃。今又犯了舊病，將衣服鋪蓋全都賣了，主人也不要我了，焉得不愁呢？」

我便說道：「老兄若肯回頭，從今不賭，自然就好了。我還記得戒賭□則，請老兄一聽便知分曉。破家之道不一，而賭居最。每見富厚之子，一入賭場，家資旋即蕩散，甚至釀為盜賊，流為乞丐，賣妻賣子，敗祖宗成業，辱父母家聲，誠可痛恨。彼惛然無知之徒，不思賭之為害，敗家甚速，反曰手談消遣。夫世間何事不可以消遣，而必欲為此乞丐之事，甘心落魄哉？在賭者意欲有錢，殊不知賭無常勝之理，即使勝多負少，而一出一入，錢歸窩家，是輸者固輸，贏者亦終是輸。況賭博之人，心最刻薄，有錢則甜言蜜語，茶酒疊承，萬般款洽，惟恐其不來。迨至囊空，不獨茶酒俱無，甚且惡言詈辱，並不容其近前。似此同一人也，始令人敬，終令人賤，能無悔乎？吾以為與其悔之於後，毋寧戒之於先。戒賭□則：

「一壞國法朝廷禁民於賭博尤嚴，地方文武官長不行查拿，均干議處；父母姑息，鄰甲隱賭，俱有責懲。君子懷刑，雖安居無事，尚恐有無妄之災，時時省惕。彼賭博場中有何趣味，而陷身於國法憲綱？以身試法，縱死誰憐？」

「一壞家教父母愛子成立，叮嚀告誡，志何苦也。為人子者，不能承命養志，而且假捏事端，眠縮賭錢，作此下賤之事，不知省悟，良可痛悼！故為子之道，凡事要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。若乃於父母教誨諄諄，全不悛改，背親之訓，不孝之罪，又孰甚焉？」

「一壞人品人一賭博，便忘卻祖宗門地，父兄指望，隨處懶散，坐不擇器，睡不擇方，交不擇人，衣冠不整，言語支離。視其神情，魂迷魄落，露尾藏頭，絕類驛中乞丐，牢內囚徒。

「一壞行業士、農、工、商，各有專業，賭則拋棄，惟以此事為性命。每見父母臨危呼之，不肯稍釋者，何況其他。迫至資本虧折，借貸無門，流為乞丐，悔之晚矣。夫乞丐，人猶伶而捨之；賭至乞丐，誰復見憐？則是賭博，視乞丐又下一層矣。

「一壞心術大凡賭錢者，必求手快眼快。贏則恐出注之小，輸則竊籌偷碼。至於開場誘賭，如蛛結罔，或藥設密施坐六筮紅之計，或紙牌巧作連環心照之奸。天地莫容，尚有上進之日哉！

「一壞行止賭場銀錢，贏者耗散一空，全無實惠；輸家毫釐不讓，逼勒清還。輸極心慌，妻女衣飾，轉眼即去；親朋財物，入手成灰。多方拐騙，漸成竊盜。從來有賭博盜賊之稱，良非虛語。

「一壞身命賭博場中，大半係兇頑狠惡輩，盜賊剪拐之流，輸則己不悅，贏則他不服，勢必爭鬥打罵，損衣傷體。若與盜賊為伙，或彼當場同獲，或遭他日指扳，囚棒夾指，身命難保。即或衣冠士類，不至若此，而年宵累月，暗耗精神，受凍忍饑，積傷肌髓，輕則致疾，重則喪身。揆厥由來，皆由自取。

「一壞信義好賭之人，機變百出，不論事之大小緩急，隨口支吾，全無實意，以虛假為飲食，以哄脫作生涯，一切言行，雖妻子亦不相信。夫人至妻子不相信，是枉著人皮，尚可謂之人乎？他日雖有真正要緊之事，嘔肝瀝血之言，誰復信之？」

「一壞倫誼親戚鄰友見此賭徒，惟恐絕之不遠，而彼且自謂輸贏由我，與他何涉。正言讜論，反遭仇讎。以賭伴為骨肉，以窩家為祖居。三黨盡惡，五倫全無，與合獸何異？」

「一壞家聲開場之輩，均屬下流；嗜賭之子，無非污賤。旁人見之，必暗指曰：此某子也，某孫也。門楣敗壞至此，畢竟祖父有何隱惡以致孽報，是生而既招眾人鄙賤，死後何顏見祖宗泉下？」

「一壞閨門窩賭之家，那論乞丐、盜賊，有錢便是養生父母，甚至妻妾獻媚，子女趨承，與淫院何異？好賭則不顧家室，日夜在外。平日必引一班匪棍往來，以成心腹。往來既熟，漸入閨閣，兩無忌憚。所以好賭之人，妻不免於外議者，本自招之也。況彼既不顧其家室，青年水性，兼又有飲食財物誘之者，日夜不離其室，能免失身之患乎？」

「一壞子弟大凡開賭、好賭之家，子弟習以為常。此中流弊無所不有，雖欲禁之，不可得也。故開賭、好賭之子弟，未有不賭博者，平日之習使然也。夫既習於賭博，又焉望子弟之向上乎？且好賭之人，未有不貪酒肉而怠行業，故即其居室之中，塵埃堆積，椅桌傾斜，毫不整頓。抽頭贏錢，盡具吃。吃之既慣，日後輸去，難煞清淡，便不顧其廉恥，不恤其禮義，邪說污行，無所不為……男為盜，女為娼，不能免矣。戒之！戒之！」

戒賭□則說完，奉勸諸公謹記，仍是書歸正傳。詩曰：

特來暗訪效包拯，清正廉明得未曾。

消息誰知今已漏，機謀任是此多能。

況無眾役為心腹，空有一人作股肱。

不遇徐良兼艾虎，幾遭毒手與凶僧。

且說和尚出來認的鄧九如，倒是怎麼個緣故？情而必真，朱起龍死的是屈。因為五□多歲，娶了一房妻子，他這妻子娘家姓吳，名叫吳月娘。過門之後，兩口子就有些個不對勁。何故？是老夫少妻。吳家貪著朱家有錢，才肯作的此事。夫妻最不對勁，他倒看著小叔子有些喜歡。又搭著禿子能說會道，又不到三□的年紀。叔嫂說笑，有個小離戲，久而久之，可就不好，作出不堅不潔的事情來了。兩個人議論，到六月間，二人想出狠毒之意。那晚間，就把朱起龍害死。連禿子幫著，用了半口袋糠。朱起龍仰面睡熟，把糠口袋往臉上一壓，兩個人往兩邊一坐，按住了四肢，工夫不大，朱起龍一命嗚呼，把口袋撤下，此人的口中微然有點血沫子浸出。吳月娘兒拿水給他洗了臉，一壁裡就裝裹起來，一壁裡叫童子去請大夫。大夫將至門首，婦人就哭起來了，隨即就將大夫打發回去。朱家一姓，當族的人甚多，人家到了的時節，惡婦早把衾單蓋在死人的臉上。議論天氣炎熱，用火焚化情真。他們那裡倒是有這個規矩。有人問起，就說是急心疼病症死的。這個又比不得死後擱幾天才發殯，怕有什麼妨礙，犯火期日，與什麼重喪回煞等項，總得請陰陽擇選日子。這個不用，自要一家當族長輩、晚輩商量明白就得。就是本家人將死屍搭出去，抬到村後有那麼一個所在，架上劈柴一燒，等三天把骨灰裝在口袋之內，親人抱將回來，復反開吊辦事。諸事已完，葬埋了骨灰。他們想著大事全完了。

吳月娘穿重孝守節，二禿子接了店中的買賣，絕不在店中睡覺，不怕天交五鼓，或趕上天氣，總要回到他鋪中安歇。豈不想他的鋪子與店一牆之隔，櫃房與店的盡後頭相連，吳月娘安歇的屋子也只隔著一段短牆，只管打前頭過去，可又由後頭過來。天交五鼓，仍然復又過去。朝朝如此，外面連店鋪中並無一人知曉。以後還嫌不妥，讓人在店後壘起一段長牆，後面開了一個小門，為的是月娘兒買個針線等類方便。外人無不誇獎禿子的正派。

豈知壞了事了。這日正對著月娘兒買絨線，正遇著九天廟的和尚打後門一過，可巧被月娘看了他一眼。列公，這個和尚非係吃齋念佛、跪捧皇經的僧人，他本是高來高去的飛賊，還是久講採花的花和尚。白晝之期，大街小巷各處遊玩，那裡有少婦長女，被他一眼看中，夜晚換了夜行衣，背插單刀，前來採花。他也看那個婦女的情形，若是正派人，他也看不中意，也不白費那個徒勞，滿想來了，人家也是求死，別的是休想。

那日看見月娘瞟了他一眼，早就透出幾分的妖氣；又對著月娘本生的貌美，穿著一身縞素。惡僧人看在眼內，到晚間換了衣服，背著刀，撥門撬戶進來，正對著禿子也在這裡。

可倒好，並未費事，三人倒商量了個同心合意。自此常來。白晝，禿子也往廟裡頭去，兩個人交的很密。後來和尚給出了個主意：「終久沒有不透風的牆，倘若機關一泄，禍患不小，不如把月娘送在廟中，就說把他送往娘家去了，給了他一千兩白銀作為店價，遮蓋外面的眼目。」其實送在廟中，那禿子喜歡來就來，和尚絕不嗔怪。

這日正是和尚進城，走在縣衙門口，就見朱二禿子的大葱白驢在縣衙門口拴著。和尚一瞅就認的，心中有些疑惑。他是禿子常騎著上廟，故此和尚認的。正對著太爺升堂，又是坐大堂，並且不攔阻閒人瞧看，和尚也就跟著在堂下看了個明白。見禿子受刑，和尚心中實在的不忍，趕緊撤身出來，找了個酒鋪，自己喝了會兒酒，自己想著：「回廟見著吳月娘兒，可是提起此事好哇，是不提此事好哪？再者，這個知縣比不得前任知縣，兩個人相好，自己就可以見縣太爺，給托付托付。這個知縣一者臉酸，二來毫絲不得過門，倘若禿子一個受刑不過，連我都是性命之憂。」自己躊躇了半天，無計可施，只可付了酒錢，出了酒店，直奔城外，比及來到廟中，到了裡面。他這廟中婦女，不是吳月娘一個人，也有粉頭妓者，也有用銀錢買來的，也有夜晚之間來的，也有私奔找了他來的，等等不一，約有二□餘人，俱在廟內。

這日他回來，奔西跨院，眾婦女迎接。他單把吳月娘兒叫到了一個避靜所在，就把朱二禿子已往從前之事，一五一□細細說了一遍。月娘兒一聽，不覺的就哭起來，復又與和尚跪下，說禿子待他是怎麼樣好法，苦苦的哀求僧人救禿子的性命。又說：「怕禿子一個挺不住刑，我倒不要緊，還怕要連累了師傅。只要師傅施恩，救了他的性命，他若出來，我準保他這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。」說畢，復又大哭。和尚一者心軟，二來也怕連累了自己。正然猶疑，徒弟報道：「師爺爺到了。」僧人迎出，原來是他的師叔。

這個和尚是南陽府的人，外號人稱粉面儒僧法都，前來瞧看師姪。叔姪見面，行禮已畢，讓至禪堂，獻上茶來，問了會子買賣如何。

列公，怎麼出家人問買賣？本來全是綠林的飛賊，豈不是問買賣。其實淨賣不買，偷了來就賣，幾時又買過哪？回答：「南邊買賣不好，我們師兄弟四人，俱都各奔它方，早晚你師傅還要上你這裡來哪。」自然和尚他叫悟明，他有師弟叫悟真，他師傅叫赤面達摩法玉。還有兩個師叔，一個叫鐵拐羅漢法寶，一個叫花面勝佛法淨。這些人們都在《續套小五義》上再表。

悟明見師叔來了，他就把朱二禿子這些事情，對著他師叔面前述了一遍。晚間用完了晚飯，就約了他師叔與他巡風，法都也就點頭。彼此換了夜行衣靠，悟明帶上灰口袋。

本打算前去盜獄，不想到三更時分進了城，到了獄門，當差的人甚多，都在那裡講究這位太爺性烈，夜晚間還坐堂審禿子哪。悟明聽了，輕輕的回來告訴粉面儒僧。兩個人就進了衙門，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到了二堂，自然和尚下來抖口袋，迷眾人的眼睛，就把禿子背出去了。法都幫著出城，拿飛抓百練索絨繩拴上禿子，係上係下，到了城外，找了個避淨的所在，扭斷了手鐐腳拷，連項索盡都扭壞，換替背到廟中。禿子也不能與二人磕頭道勞。法都拿出藥來敷上，慢慢將養，月娘兒替禿子與二僧道勞。

從此吩咐小和尚，小心衙門的公差，留神賊官前來私訪，說了知縣的相貌。不然，怎麼鄧九如一來，他們就知道是知縣？那個關門的小和尚，就是給悟明他們送信去了。

少刻出來，後面即給他預備著兵器哪。見面先說好話，後來叫小和尚拿人。江樊把刀與自然和尚交手，他如何是凶僧的對手？他雖是二義韓彰徒弟，沒學什麼能耐，三五個彎，就對不住和尚那條棍了，急的亂嚷亂罵說：「好兇僧呀！反了！」並有些個小和尚也往上一圍。江樊情知是死，忽然間打牆上躡下兩個人來。艾虎、徐良捉拿和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